



# 含泪闯关东

(家史)

# 含泪闖关东

(家 史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3·长春

# 含泪闖关东

(家史)

插图：喻緒祁

※

吉林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 (設於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統一書号：3091·140

印张：1 1/2 字数：20千字

印数：20,000册

1963年11月第一版

1963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3)：一角一分

## 告 讀 者

讀者同志們：

為了帮助大家能够了解一些生动具体的階級斗争的历史，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樹立堅定的階級觀點，以增強在現實階級斗争中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我社要陸續編輯出版一些屯史、家史、社史、厂史的回忆材料。

看一看这些血泪的回忆，了解了解老一代（老工人、老貧雇农、老下中农、老共产党员、老革命干部）在旧社会的經歷，看看父兄們是怎样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掙扎征战出来的，这对于我們提高思想有很大好处。他們是階級斗争的活的見證人，他們所写的和講述的回忆材料，是階級教育的活教材。

在反动階級統治的旧社会里，那些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地主、資本家們，残酷地剝削和压榨工农群众的血汗，催租逼債、搶男霸女，騎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逼得劳动人民挨餓受冻、行乞討飯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我們的老一代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同

反动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。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打倒了万恶的反动统治阶级，当了国家的主人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，有很多人，不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没有亲身经历过严酷的阶级斗争，不懂得革命胜利果实来之不易；也有很多人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阶级、什么叫压迫、什么叫剥削、什么叫革命。因此，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，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必要的思想准备。通过这些回忆材料，可以获得大量有血有肉的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。对于青年人来说，看一看这些回忆材料，又有其更加重要的意义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# 目 次

深仇大恨不能忘 ..... 1

历尽秋霜格外紅 ..... 15

含泪關关东 ..... 29

## 深仇大恨不能忘

長春制葯廠 侯桂芝

这天晚上，我正在厂里研究生产计划，突然婆婆打来电话说：“桂芝！你弟弟来啦！”弟弟？我一下子被这几十年来一直想念不忘的字眼惊呆了。我不知怎么跑进了家门，只见迎面走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壮小伙子。他紧紧拉住我手：“四姐，我是孟喜儿……”我拉着弟弟的手，眼泪止不住刷刷地流下来。这哪里是过去那个瘦矮枯黄的小叫花子呵！他告诉我，他现在是舒兰煤矿的党委书记。这次来长春开会，组织上帮助他找到了我！我望着弟弟，真是一阵欢喜一阵心酸，旧社会，害得我全家四散；今天，是党又使我姐弟重聚。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不由地使我又想起四十年前的情景……

**“又多个要飯的！”**

我本姓李，老家在蛟河县漂河村。父亲叫李财，从小就跟爷爷给地主卖命干活，一年累弯了腰也挣不上几十吊钱，生病长灾一破费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偏

赶上民国初年，漂河大旱，老天爷象下火，人热的喘不上来气，烤的五谷要冒烟。屯里穷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爷爷唉声叹气地说：“老天爷杀人了！”爷爷就这样活活愁死了！家里人个个饿得三根筋挑个脖子，实在没法活下去。爹跟娘核计：“都说‘树挪死，人挪活’，咱们不如到山子沟，在那打点野鸡、砍点柴，也许能护住命！”两口把烂行李卷一夹，到了山子沟。那咱山子沟没几户人家，捡个破房基，挖了挖，苦些枯枝乱草，住上了地窖子。实指望到这能闖条活路，谁想爬出狼窝跌进虎穴，吉林几家大地主霸占了这里的山水，爹又给地主开荒、种地，到年底照旧两手攥空拳！累的爹十指烂掉了，两个脚心也烂成脓窟窿，残废了！爹象滚油煎，不知痛哭几次；穷人没有手，就象鸟没了翅膀呵！这时，已经有我三个姐姐了，全家五口的吃穿，全仗母亲张罗。整天爬山打柴，秋天采山枣子、酸梨，挣点吃点。娘怀我九个月时，还天天进山。换点米就给孩子们熬粥喝。自己瘦的象干柴棍，也舍不得喝一口。要哭，总在外头哭，回家强打着精神笑，怕伤爹的心。

小时候，姥娘常指我鼻子说：“小苦孩，你是锅底下挣得的命呵！”

老话说：“富人生儿摆宴席，穷人生儿愁断肠”。生



我那天，我家又三天沒揭開鍋了。破馬架窗戶上連紙都糊不上，大窟窿小眼的，老烟泡子雪滿屋灌，活象冰窖。三個姐姐光着腿披着麻袋片，圍着火盆吱哇哭。爹娘瞧着孩子跟自己活遭罪，眼淚也叭噠叭噠往下掉。臘月二十三娘生了我。早晨盼，晚上盼，就盼生個小子，將來好支撐李氏門戶。爹娘一見又是個丫頭，哭了。娘沒有奶，我餓的哭，爹心象揪出來似的疼：“唉，又多個要飯的！”一狠心，拿把破鋤頭往炕上一擡，把我撮在鋤頭上，撞開門就往豬圈扔。娘推開窗哭喊：“娘的肉呵，娘對不起你……”偏巧五叔打柴從門口過，趕上來：“李哥，你瘋啦！”奪過鋤把我送回屋：“兒女奔咱來了，喝西北風也得養活她。咱人窮可不能干傷天害理事！”爹眼淚刷刷下，蹲在地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娘把我抱起，擦了擦腦后被鋤划破出的血，往炕里一推，說：“唉！活着吧！”就這樣，我腦袋至今還有個鋤疤，好歹算把命留下了。

## 風 雪 淚

“窮人身上三把刀：瘟疫、租子、閹工利，不死扒層皮！”在我四歲的那年秋天，山子溝鬧場傷寒病。窮人賣命掙不得幾吊錢，飯都吃不飽，哪還能進城買

付药呵？乱尸岗子，哭声不断，山老鸱呱呱怪叫，一天比一天聚的多。

爹也得了伤寒病，烧的象盆火炭，只剩一把骨头了。娘搂着我们这群小花子，叫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，哭得两眼象红灯笼。姥娘后来讲给我听，那天清早，爹冷丁叫娘扶着他瞧瞧山子沟，然后叫我们到跟前，瞅瞅这个，摸摸那个，眼眶子里的泪就滚下来了：“好孩子，爹疼你们。爹没给你们挣下半点家业，连累你娘跟我受罪，死不甘心呵！”说着昏过去，母亲都哭不出声啦，大姐、二姐懂事，哭的更响。半天，爹醒过来：“我一辈子没喝过茶，我呀多想碗茶呀……茶，……茶……”

荒山沟哪有茶叶，穷人谁能喝得起呀！姥娘跟母亲想呵，想，想到了刺玫花。三个姐姐不顾命地往甸子跑，摘回一海碗，蒸了蒸，晒了晒，娘沏了一碗，一口一口喂给爹，爹喝的那么甜。爹临咽气时叮嘱娘：“我死了就扔山沟子里吧。别把风门板给我当棺材，山沟子冷，孩子们冻着……”爹就这样含泪忍恨地死去，照旧穿那件经八冬风雪的灯笼袄，穿双掉底的靰鞡头，姥家的猪槽子当了棺材……

灾难象无情的浪头，一个连一个打来。这年冬天，

我們家破人亡了。這是我終生難忘的血淚仇！離我家十里地有個大惡霸，外號趙大餅子，方圓百里的青山綠水都歸他有。姥娘常念首歌謠給我听：“山大王，山里蹲，吃人骨头抽人筋，家里私設紅黑棍，吊打非刑賽衙門，見婦女，就奸淫，……”趙大餅子對我娘早懷歹心。在一個風雪的夜里，領着自衛團的兵趕爬犁闖到我家，踢開門，沒等我娘穿衣裳就用被一裹，夾出去了。那時，我弟弟孟喜兒剛兩個月。我娘哭喊著要兒子，罵趙大餅子：“你欺侮我們孤兒寡母，你不得好死！給我孩子，給我孩子呀！……”趙大餅子叫狗腿子們把娘緊緊綑在爬犁上。我們哭天嚎地地喊“娘呵！娘一”，扯住爬犁繩不放手。“小窮鬼，我宰了你們！”趙大餅子飛起几脚把我們姐妹踢倒在雪地上。爬犁象箭似的飛上了大嶺，娘還在爬犁上哭喊，大姐、二姐光著小腳丫在風雪里追趕。一陣陣風雪，一陣陣狼嗥，黑洞洞的荒山溝見不到娘的影，我們回屋哭成了團，弟弟叫，三姐早就眼鼻流血死在炕上……，我們抱著三姐更哭得死去活來。

天亮，姥娘趕來了。我們都扑到她懷里要娘。姥娘一股急火兩眼起了瞤，當時就看不見了，摸著我們叫：“可憐的孩呵，老天爺怎麼狠成這樣，逼得窮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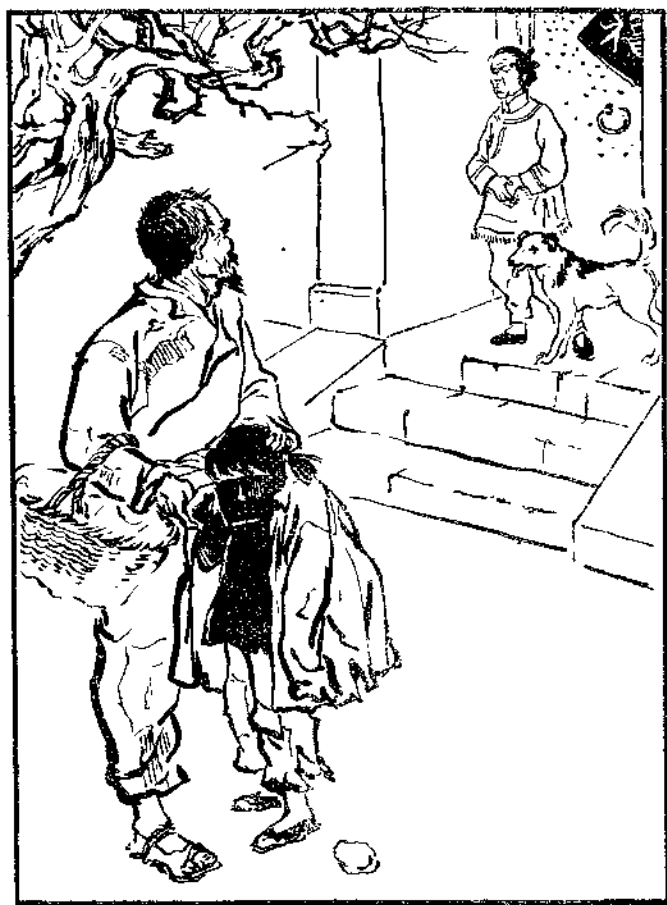
沒一條活路！”在魏大爺操持下，把死去的三姐扔到房后雪坡，大姐、二姐做了童養媳，弟弟孟喜兒被五叔抱去了，只有我年歲小，又是小丫頭，沒有人要。好心的魏大爺，背我要着飯到老家漂河去投親。到此我們一家七零五散，我和弟弟也就分離了。

## 討 飯

一口雙耳鍋，幾個破罇爛罐……，就是爹娘留給我的全部遺產。魏大爺湊一起才賣上八吊錢。那時，

沟里十里二十里見不到一户人家，大雪天，我披个麻袋片，雪粒子好象直往肉皮里鑽，冻得我上牙打下牙，两手肿得象紅蘿卜，走一路，哭一路。魏大爷脫下破棉衣裹在我身上。

討点残湯剩飯可不易呵！魏大爷領我挨門哀告，要是碰上地主家长工，見我这沒爹娘的苦孩子，淌着眼泪，給我块糠窩窩；要是碰上那些有錢的土紳士，眼珠子一瞪：“滾开！穷鬼，見到你們倒八輩霉！”有一次，正赶上腊月三十，地主家炸炮声声，蒸饅煮肉，我們一天沒吃飯了，魏大爷讓我叫門，我刚爬上台阶，一个大青狗扑了出来，汪汪叫着扯我破衣衫，我吓倒在地上大哭。一个戴金耳环的老太太，三搖两晃地走出来，喊住狗，拣块狗啃的泥餅打在我脸上：“快滾蛋，再在門口哭，我叫狗掏了你！”說完一捂鼻子，卡登登把門上了閂。魏大爷抱起我說：“走，懶汉爭食，好汉爭气，孩子，你要記住，这是咱們的对头，搶你娘的就是这号人！”我餓了一天，肚子咕咕乱叫，看見馬吃草、猪吃食都是香的。有一天夜晚，飄着小清雪，魏大爷攬我睡在磨盘上，我睡不着，餓的哭起来。刚睡，一个老大娘把我們喊醒了：“唉，我寻思是死倒呐！隆冬数九的，这不把孩子冰坏啦！走，回屋



去！”魏大爷先愣了，后来就抱我到老大娘家。她把我抱到火盆边，屋里两个小孩光着屁股，冻的象小紅虫。她看我小脚冻紫了，眼泪就扑簌簌地滚了下来：“咱们命怎么都这样苦呵！”说着，盛出两碗米湯，我喝的比奶还甜！她看我吃的香劲，眼泪又止不住了：“孩子爹死了一年半，我也是东屯西屯到处要飯。唉，可怜的苦孩，我要有半点吃喝，也給你呵……”

## 活地獄

我跟魏大爷討八个月飯，投亲不成，又回到了山子沟姥家。瞎姥娘从炕上扑过来，摸着我哭不出声了：“小苦孩，姥姥摸摸你，就算瞧到你娘啦！”瞎姥娘告訴我，娘到赵大餅子家，誓死不嫁，他們把她吊在房梁上打，綁在門板上折磨，娘疯了，五天五夜就死了。姥娘跑去，赵大餅子堵在大門口不叫看一眼，尸首抛到荒草坡，一場山火連骨头都沒找見！

姥家姓侯，舅母当家，刻薄吝啬，一見我象見了冤家对头，嘴皮一掀掀就要擡，我跪下了，姥娘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苦苦哀求，总算收留下来。

旧社会是苦海，我是在眼泪里泡大的。十八岁时，舅母一怒把我嫁給本屯老紀家。婆家也是穷扛活

的，“四面土牆夾块地”，啥也沒有！伪滿时，山子沟的苦难比从前更深十分。汉奸、警察、乡保长敲詐勒索，搶男霸女，稍有不滿的人就被誣为“嫌疑犯”，說砍就砍，說关就关。山子沟成了小地獄，人口一天天見少，馬架一个个塌落。那时，我家成年累月見不着一粒盐，一滴油，連橡子面都当白面吃，能見块长綠毛的烂豆餅，真象見块肉！我男人的爷爷，吃野菜中毒死了！我生下的第一个男孩餓死了，第二个男孩也餓死了！我天天跑上乱尸崗，摸着我那用谷草裹着的死孩子哭。万恶的旧社会，不仅夺去了我的父母和兒子，它还夺去了我的大姐。大姐怀孕难产，穷山沟沒有大夫，折腾得滿炕滾，就这样活活扔掉了两条人命！死时光着身子，扒下我的一件破蓝衫，卷个破席头，好歹拉出去了！大姐夫給地主干活也累死了。扔下的三个孤兒，只得給地主家放猪。二姐到老王家做童养媳，男人抽大烟，把她和孩子全卖了。十几岁的弟弟孟喜下了煤窑……。

旧社会，农民哪有一天能过上安稳日子呵，真是“天天有灾祸，想逃逃不脫”！那天，我正給地主鏟地，日本鬼子来了。用枪逼着穷人归屯并戶，松花江边的小馬架全給拆了。一宿，我的家就被鬼子迭坝堵起的松花



湖水淹沒了。四野茫茫，哪是生路？我們流着泪逃到池水沟。池水沟也是活地獄！到了池水沟，我男人被抓勞工到牡丹江，全家老小又得了窩子病，躺在炕上哼哼。我咬牙爬起来，去种租来的五亩黃土板子地。滿眼冒金星，眼睛一黑昏倒过去，醒过来还得干。瘦的不用說攥鋤杆子，风吹都三晃搖呵！地主家送飯吃饅頭，我餓了找个水沟子灌一肚子凉水……。拼命累一年，到年买了个小猪头。地主来逼債，我把小猪头藏在酸菜缸里，被地主翻出来，硬給提走了。

### 唱不尽的歌

“太阳出山了！

穷人好喜欢！

組織起来把身翻……”

我永远忘不了这首翻身謠！一九四五年，我挺起了腰板，揚眉吐气了！公公头一回捋着胡子笑了：“嘿！太阳轉到咱穷家門，倒轉乾坤嘍！”八路軍住在俺家的破土炕、烂席头上，一点不嫌脏，幫着割苞米、喂猪、扫院子，还把省下的軍粮分給我們吃。一天，来个女八路，高个，大眼睛，一身灰衣服，帽子卡在后脑勺。一进屋就帮我干这干那，拉住我手說：“大姐，我姓柳，